

國朝文

贈光祿勳塗公祠碑記

張鑑心

大清定鼎之六祀海內寇攘以次削平而淄青鄆濟
猶時時伏莽云蓋天子下甲誅四遠又以重兵往
來祁連起輦間卽癰疥置之於是暴子弟無賴椎埋
之徒相與蹈隙爲煽亂會逆壤者反雲中禍山右其
聲勢遙倚伏而天雄貝博之間騷然矣是時塗公之
憲鄆中二年也而聞警則日夜以其職飭戎旅簡技
擊眎蘇某能也自卒伍推擇爲千夫長俾佐闔帥訓

軍實而張之廼自矢曰相道九州也地倍重 天子
畀余數百里疆一旦有事甯得復自愛誓以頂踵報
官家爾且文武何常之有其武而克舉敵者前不則
余請當之余起遼左身百戰衽席鞍馬二十載詎牧
伯而忘之往見文吏過自珍或四郊不戒猥以澤量
人而第嬰城自固急難之謂何蓋熟部卒之盡烏合
也其一二司戎又巽懦不任庶幾以身勵之云無何
寇陷隆平破臨洛迤邐出神鉅間公聞而拔起赴日
寇薄武矣少緩則洛州續耳敕親軍以精甲從步者

賤而揖都司孫君若第善咏池墉督諸軍遄發余當
翦此而朝食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圍及焉薄暮
抵武則寇不敢薄城走山中遲明一軍具下令蓐食
誓衆謂此輩狗鼠耳卽不敢髡吾郤而掠諸野誰非
吾赤子乎若視吾麾往其勿貳勿虞乃分軍爲兩翼
而身偕五十騎貫其壘數彎繁弱注賊盡飲羽賊小
卻而公氣益蹈厲橫戈直前忽馬蹶隕亂石間賊以
長戟交公公持戟擁格反顧麾下多散去獨蘇某握
血殊死鬪相與力盡而亡嗚呼烈哉時順治己丑四

月五日也嗟夫公惟不忍斯民之塗炭以有此乃或
謂公少持重寇且遁嗟嗟天下事之敗正坐此一彼
一此虞其相失第自完而以民予寇以寇予鄰豈不
負天子甚奚鬚眉爲聞公戰時裂背張膽如蹈無人
馬不躓公不死人盡公公不死卒之公死也死義死
命死國偉然七尺以對君父豈不磊落奇男子哉事
聞 天子爲震悼特超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歲壬
辰秋九月磁之人相與廟而祀之在禮以死勤事則
祀之公無忝矣余哀公之忠書其事勒麗牲之石又

爲歌章俾登進者奏焉詞曰環甲兮耀靈駟蚪兮鞭
霆志河山兮蕩激氣風雨兮憑凌生輕兮一羽死重
兮千齡排閭闔兮上帝庭睠故都兮下雲輶漱濯英
兮椒精薦清鏞兮雕鉤神至止兮肅肅靈當戶兮熒
熒荃何爲兮拂鬱鑒禋祀兮芳馨神旣醉兮容與聽
參差兮和平回肅矢兮射狼星駕驚飈兮返穹冥鬼
殺殺兮漳滸覓熊熊兮太清篤舊服兮永奠調二氣
兮康甯

鄧山人禱雨記

張鏡心

庚寅歲河朔乃大曠恒山而下达於廩延暨晉陽潞
澤覃襄之區不啻千里也雲未族而崩雨垂絲而絕
炎威熇熇原隰若滌爰自子朔歷春徂夏而雨師之
弗共職九月矣乃余郡又彫瘵甚公私蕩然故重賑
賑亦惡乎取之嗷嗷者其焉如卽又疆事旁午徵發
殷不獲卽於弛擔以救旦夕而萑苻莽澤間且嗃嗃
動矣民苟須臾其誰甘僵焉殍於路而鬼也卽死又
惡足懼之吾儕老農第以百畝之不易爲餬口恤耶
居無何故黃冠偕山人來語其天崇間救災修禳諸

已事卽無難期諸其厄也則以謂雲雷故屯需孚而
解無亦天人參焉第令山人爲之立兩矣嗟乎天鑒
下民降厥災未爲偶然蓋天心人事之間難言之矣
山人以布衣爲霖卽造物亦奚愛於山人或有術焉
以致之吾滋惑爾山人曰否否吾非有所爲也吾修
吾誠而或者其宿風無重惡於明神神其鄙我凡吾
所爲以忤目愴耳安得罔吾神而符咒是崇卽礫魃
囚龍烏用哉於是其言漸聞則郡大夫儼然以二三
父老造請必欲山人爲之矣山人第業已言之不獲

辭乃之郊壇修禳改爲牒上大夫達山川垣瀆之神
者三蓋其奏甚合正詞引慝以冀代內之帝所而山
人自之山中禱越六日返則輕陰絮絮隨山人來薄
暮固雲雨霏微不甚浹也如是者三日夜而郡人爲
之語曰天不欲雨爲山人雨山人欲去雨良已於是
山人雨旣無徵大夫益不聽山人行相與露冕步禱愈
益虔山人刻厲徒跣再如山中與雨師期也比返赤
日中天纖雲盡絕氣蟲隆如烝炙衆目駭視俄而片
雲突起須臾彌漫風電交作與霹靂相上下未刻雨

如注入夜乃已異哉詰朝大夫詣壇謝四境來聞雨
周城十里十里而外嘆如故嗚呼豈真天不欲雨爲
山人雨邪抑人言識邪皆不可知也於是大夫出金
幣花彩壽山人山人不眎曰我山愚無所事貨也卽
我而貨也猶不受大夫金况我而非貨也其誰貪天
之功起荷片笠飄然去晦臣氏曰山人山之竄人也
性椎無文采事母以孝聞中年棄妻子爲方外遊所
至僊釋宮觀窳堵橋梁之廢必修葺遠近聞山人名
布地相屬山人終不手一錢自益也是役也豈有所

利而然哉比者東西不靖雍益楚吳閩越歲用兵趙
魏不兵兵之出趙魏焉道又齊晉之寇數中邊卽不
兵猶兵矣厲氣上徹謂干天和若耶此卽雲漢側身
猶難之况匹夫抱誠天地動容斯亦事之至異者矣
嚮令山人而有所利或其質行不素厭於神明卽摩
放疇其鑒焉嗟嗟山人山之窶人也况上於山人爲
民負休咎者哉匹夫抱誠天地動容卽天下事苟有
不可爲矣山人鄣姓名泰僊肥鄉人黃冠牛姓臨漳
人

重修多慶寺碑記

張鏡心

順治五年秋八月多慶寺旣訖功爰奏諸石而其徒
來以記請則余孝廉時讀書其地也寺負地故幽勝
綿岡前絡澗水勾纏濃槐修榆清梧茂柳掩映左右
虧蔽雲日卽其聚臨潭百家之市東望不見烟火矣
屬時和歲易屐齒如織修禊之游於斯爲盛道神鉦
者或驕陽厲雨焉逋而其僧寮甚治時時出茗碗相
勞也故郡寺無慮數十卽多慶著矣寺肇漢乾祐間
歷宋若元逋興逋廢明正統時吾家開士歸端周游

十嶽爰止是林實經始焉爲任錫之所凡四十載而
績用克成歸然帝子之宮視前有加也茲之廢墜是
爲以無失其守則端之義仍云乃余於是卽不能無
低徊矣余讀書神廟之年天下殷盛桑麻交蔭父老
龐耆歌詠之暇選坐西谿石上諸老衲暨高年子弟
無不數十輩相從游以爲常迄今思之宛宛如昨日
事乃是歲亦卽彗星出三韓東其芒西掃余爲憂天
輒至廢乚然亦豈遂意有今日哉迄於今三十年陵
谷變遷中外易紀石席轉卷偃焉東逝之波從遊諸

衲暨高年子弟齒髮先後余者纍纍道出卽安得不
泫然出涕而況一刹之介兵火間又奈何不圯矣且
盡也先是崇禎中寇起寺僧亡去勿亡者皆鄉民量
諸溝澤一切僧舍以舍往來諸將率矣藏經之閣殿
壁上者紛然播諸其地而剝薦攫食雜焉而輪蹄又
奚有於門廡堂奧邪卽又不良於歲邑里正墟剪焉
傾覆是虞象教擁格諸化人之宮有其廢之則莫敢
舉矣達川者起而新之其有瘡痍之餘舉違其時無
乃滋紕嗟嗟亦顧其人耳往見他招提中僧干指者

日饒益修業而息之雜治飲食賓客豈其棟宇儼然
而靡風雨烏鼠之啄卽往往能事無聞焉達上人固
予然者耳聚衆而謀諸長者皆來會范冠蠶績繁起
義獨多夫固有來之矣計費可千餘緡三年是期而
黠者翬飛圯者雲屬金碧煌煌廊廡簷楹以及繚垣
周舍罔有不葺晨昏鍾梵居然佛土敢曰前人之功
是侈而數世之替舉於一旦何興之易矣嗟乎簪聯
而綏屬者盡天下也莫不金玉相帝卽詩書自好亦
遽廬焉以苟須臾而釋氏者流用能克修舊物儼然

見端公於鐘簾堂構之間斯爲龍象兒孫者哉達川
系義利義昶系了琴了琴卽余主者云諸與於修葺
則王紹禹家柱徐應倉梁楠共人

磁州新志敘

張

潛

翰林院庶吉士

歲次戊戌爲大中丞膠侯賈公撫豫之次年下牒修
志刺史五玉張公延諸生博雅能文者六人重加補
輯刻期告成余讀之而歎 昭代文德之遠也嘗考
周禮建邦六典掌於太史小史則掌四方之志以佐
之志亦史之流亞也而修史與志其爲難易不啻徑

庭國史左言右事總裁分纂各有典司從容於鑾坡
藜閣間投金匱搜石室時給光祿酒脯尚方筆札以
示優異於是非褒貶皆可一遵大君之威福遠倣春
秋近參綱目矢公力斷無所抑撓故國史之修其業
既專其功亦易而郡志則否從事者往往長吏及鄉
之紳士櫛乘殘畧難乎備世務糾紛難乎精里閭忌
顧復難乎直其難如此磁又接壤幾甸丁南北衝冠
蓋如織年來八部熊羆更番雲集徵求百出其長吏
簿書執掌外左執鞭弭右操衡斛日以拮据芻糗爲